

072
3281
1953

庫文社四

D・種一第・部甲

集論評報新事時

(三三九一)

著 弼・公 潘

行發部版出社四

月四年三十二國民

負責之效

華北停戰協定簽字於塘沽之翌日，中央執行委員常務會議決定取消七月一日召集全國代表臨時大會之議，原案成立於三月三十日之中常會議，提案者爲全體中常委員；與之同時成立者，爲提前召集國民大會案，交臨時全代大會決定之；與之同時發生之問題，爲三中全會所決議應於本年十月十日召集之國民參政會，可否因提前召集國民大會而廢止。原案有無說明，當時未經公布，可以視爲說明者，則有原案成立後之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略謂：

『爲本黨計，爲國家計，本案之決定充滿積極精神，而非爲本黨謀退路也。本黨與國民不可分離，最初應由本黨領導國民，最後應與國民黏爲一片，召集臨時全代大會者，卽所以謀本黨之更趨健全，以赴使命。而擬提前召集國民大會者，所以示本黨尊重民意之虔誠與熱心，以貫整個民意之所在，國難嚴重，非此不能衝過難關，良以全國爲國難而總動員，以集中力量爲

先，求力量之集中，一必使國民力量能夠集中，一必使國民力量高興集中，國民大會提前召集之意義在此。明知一案之完成，甚多艱困，但艱困必須解決，解決快則艱困小，因循不決則艱困隨增，惟其然，不如奮力邁進，趁早解決之爲愈。」

經二閱月之邁進，一切法規先後布行，各地代表之由選舉而產生者，既續有捷報，詎知全體常委又以『時局關係，籌備不及，事實上難以如期舉行』爲理由，以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五次全代大會爲辦法，而臨時全代大會卒至流產終。兩個月來，國民與政軍黨各方面之期待於『七月』者甚多甚殷，聞此得無慨歎耶！

事實上不及舉辦云云，可以打倒一切空話，然前舉之報告辭如彼，而取消之理由如此，相形之下，當局當不能無所欲然。姑作原情之論，則茲所謂不及，非以時間之太促，乃爲空間之太窄；『時局關係』勢不能舉全國之實，甯若息事甯人，少此一舉。當本案之初決，西南立示異議，經此兩月，間隙不但未見消弭，且有加厲之觀，不可掩也。

吾人不遑追求國民參政會經此波折，將如何下落，以參政會之組織而論，夙已菲薄之爲無用

之長物也。（見三月二十四日與三十一日社評。）吾人亦姑不問提前召集國民大會案是否提出於五全代會，並提出後命運如何；例以中常委會對臨時大會案之狐狸狐搯，能發能收，國民大會云云，提前云云，不知其可也。顧有不能不爲中央當局言者，自華北停戰協定之簽字，中日糾紛雖爲未了之局，危機依然；然當局亦知全國各方目所視，手所指，自後一轉移而以國內問題爲目標耶？簽字停戰協定之翌日，遽作停開臨時大會之決議，其間雖無因果關係，然亦甚示國人以當局負責之勇；則將如之何而不以停戰毀滅收復失地，保全領土之民氣；如何指揮全國鎗口之方嚮；如何利用對外停戰時機，以竟剿匪之全功；如何納各方於政治組織之內；如何消弭間隙，使五全代會實現全國之實，是皆當前之終大問題，當局有負責之勇，將如何示人以負責之效耶！（六月三日）

相形之下

華北停戰協定之簽字，國內各方，觀感不一。據東京電傳，日本之伏見宮親王與大角海相，以協定簽字而電賀日軍司令官武藤之大功告成；又日本外務省視協定簽字，實質上軍事敵對行為已告終，而為中日關係之新階段，復肇親善論之機運。又日本以和平成立，決積極經營東北，恢復關內外水陸交通，推銷東北產物，大舉移殖日韓貧民，儘量開發水田礦產；又日外務省命橫竹商務官從速回任，橫竹已攜增員計畫，首途來上海；又日清汽船公司以停戰後，在華航業復興可期，請求日政府增加補助金，並將預定拆毀之大吉丸等若干艘，中止拆毀，繼續就航；又日本外務次官重光等奉命擬訂新對華政策，從此種種新消息，可知日人之視停戰協定為何物，舉國欣然努力者為何事矣。我國則有一核其文字，隱痛實深，惟僅屬軍事，不涉政治，於政府向來所持根本方策不生影響，當此存亡危急之際，政府惟有益自淬勵，督率軍民，根據已定方針，在外交國防為種種努力，」等因奉此。（六月四日）

亡乎 不亡

亡國滅族之危言，始於清末，及九一八而言者愈衆，究竟不亡不滅乎？必亡必滅乎？殆爲普遍於同胞心頭之疑念，苟非妄人，常不敢作何斷語也。近有某君，以所著中國必亡論見賜，附箋囑爲批評，以書名之觸目驚心，安得而不讀？益以蔡子民先生之赫然署簽，似乎蔡先生示人以是認必亡之論者，尤不可不讀，於是正襟危坐而讀之，則洋洋二萬言，列我族弱點十八端，間附圖表以證之。蓋自有其實之存在，不必諱亦不可諱，然爲少數人如此，或多數人如此，則無從推論，苟不能推論爲多數人如此，則是否必得『必亡』之結論，竊未敢斷言也。卷末刊有著作權，有版權，有不甚賤之定價，以去年五月五月初版，及本年四月而既九版，初不知版爲何版，版若干冊，以普通版數推之，此論行銷之廣之速，殆爲我國出版界驚人之紀錄；國有以必亡論行世者，復以甚速之速度，甚廣之數量，致其書而窮其究竟者，是爲必亡之徵抑不亡之徵，竊未敢斷言也。讀者對於所舉弱點，將起何種心理反應？將奮然與惡搏擊歟？抑將頽然與惡同流乎？竊又未敢斷言也。書列無強健之意志爲第一章，不力圖救亡而歎息必亡，是

無強健意志之一證，然可以證著者等，未可以證一般人！（六月四日）

馮玉祥之謎

華北停戰協定纔簽字，國人悲憤不知所可，馮玉祥乃以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之徽幟，偪起察哈爾，號召四方，於茲旬日。猜測之辭紛起，或視爲民族之干城，或視爲國家之禍水，人民認識之迥不相侔也如此；日人宣傳馮氏容納共黨，聯絡蘇俄（見日本聯合社電），俄人視馮爲日本之代理人（見俄國塔斯社電），國際觀感之極端矛盾也如此；是何原形，豈不怪哉！

爲馮喉舌者，謂馮屬軍人，志切抗日，不願作干政之企圖，故中央屢促南下而未行；茲就新職，仍本素志；察省既不在停戰協定範圍之內，自有遭受侵凌之危，及早自衛，爲國守土；部隊可十萬，勝敗非所計，若謂掠奪地盤，抗違中央，是不知馮者也；安得中央了解馮之主張，予以種種便利，俾察省勿爲熱河之續云。（見四日報載張垣歸客談。）其言娓娓，非不勸聽，求之實際，洵若是乎？

關內之敵軍未撤，四省之淪陷依然，誠爲國家民族計者，但虞抗日之繼起無人，豈謂繼起抗日

之不時。馮氏夙昔而不知有國，不知抗日，則及今奮發，有何不是；至於夙向空言，今始實踐，以視終不實踐者，亦勝多多；若責以未能奮起於血戰方酣之日，而獨樹一幟於協定簽字之後，則又何嘗不可爲。馮氏辯曰：曷不待馮某無能爲役而簽字？是簽字之過早，非奮起之已遲，責任在彼而不在此也。

國人決不置信於馮與俄，有何瓜葛，如日俄所傳，但不能不爲馮惋惜者，國有常經，名位不可假借，總司令儼然，何所據乎？退一步說：自九一八之變而後，東北健兒，披髮攘臂而起者，輒以師旅長、軍司令自命；然蹤跡所至，未聞進退地方官吏如臧獲；忠義昭然，心跡無待剖而自白也。況發縱指使，出生入死，必摧敵殺賊，而名號始彰，是實至而名歸也。夫以登廟堂，入市廛，猶必布衣短服之馮氏，獨於抗日與總司令，亟先居名而捨實，是誠何心？況乃更復進退省主席，徵發壯丁餉精，大縣若干，小縣若干，一如己意，是雖苦戰經年累月者所未爲也。抑省主席如湯玉麟者，則亦已矣，宋哲元抗敵喜峯口犧牲甚至，今乃外受創痛於肉搏，內喪憑藉於篡竊，姑不爲宋將軍計，然抗日總司令之所以勸部屬，示天下者，功罪之辨安在，獎懲之準又安在？此而希望中央當局予以種種便利，天下事甯有若一如己意之更便利者？

馮方諱言政治意味，然路人皆知矣，夫政治非不可問，問政亦民權之一，乃必稱兵，乃必托辭抗
日，是暴之至，亦僞之至。既暴且僞，雖舉全國政柄以畀之，國人亦不能想像其造就之局面爲如何清
明也。（六月八日）

日偽侵察與馮玉祥

馮玉祥最近之行動，昨既略加評述，蓋彼有一憧憬之時勢焉，方自期以一手一足而締造之；乃今日消息，恰足促成馮氏之所標揭，是時勢將造就馮氏也。

馮氏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於華北停戰協定簽字之後，手揮目送，別有慧心，遂作種種謬誤之措施而不恤。不謂日軍既不踐停戰撤兵之成約，復驅策偽軍，進窺張垣；自康保襲廟灘，自沽源襲獨石；虎侵劉桂堂，崔興五，張海鵬輩，爲之前驅，日本騎兵砲兵鞭撻於陣後，實逼處此，馮氏非抗不可也。

停戰協定有雙方撤兵之規定，而不繫以期限，是協定本身之弱點；我國先對方而撤兵，是協定以上之示弱；今乃所加於平津之威脅依然，而別遣隊伍，擾我察省，如此行動，求之協定條文，將無以難之，然協定之精神，喪失殆盡。我國陷此進退維谷之窮境，豈委屈求全於協定時所始料耶？茲誠無

以知當局之若何應付，顧根據協定以要求對方實行撤兵，既不失爲協定之權利，而應援別方遭受壓迫與襲擊之隊伍，又當爲不受協定限制之行動歟！

國人乎！處此離奇之狀態，有必須認識明白者：自馮氏之崛起，毀甚於譽，非惡彼之稱抗日，惡彼措施之不類抗日也。今乃日偽咄咄逼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或甘妥協屈服，馮氏必不妥協屈服；是國人夙視爲不類而惡之者，應以馮氏之肉薄應敵而愛戴之。黑白相差一間，功罪別於俄頃，馮氏自爲計而守察省，何獨非爲國家守察省耶？河北之兵不可用，山西綏退之健兒安在？國庫非絕不能供應，馮軍，國人固尤應奮爲馮軍後盾也！

我人尤欲爲馮氏言者，君之崛起，爲國人所不盡諒，非國人薄君，君之措施實自召之。原情論之，殆亦有隱難言歟？而今日日偽之侵察者，固君試身手，白心跡之絕好機會也。勝敗不足計，而砲聲血光則應爲舉世所共見共聞，槍口內嚮，雖勝雖生，爲道德之罪人；併力殺敵，雖敗雖死，爲千古之忠魂。況對內未必勝，未必生，對外未必敗，至於死。生死不足計，然士君子立身處世，安能無擇於泰山鴻毛之辨耶。

九一八以後，爲國犧牲者不知凡幾，北而黑省，南而淞滬，長城各口亦相持兼旬；若併南北先後之犧牲於一時一隅，勝算雖不在我，然敵方所受懲創，當亦甚於今日；不幸我國未能以整個國力，作整個行動，坐令敵方利用運輸之便捷，從容肆各個擊破之詭謀，是則最可痛心者也。馮氏未能抗日於長城血戰之日，終受襲擊於孤立察省之時，是又造成各個擊破之局。事至今日，何暇爲馮氏責，然以協定簽字後，對方既不撤兵，又窺察省之一點觀之，更足證禍患之無窮，而馮氏身當其衝，猶非各個中最後之一個，及此而拼最後之全力，要在各方之肝胆相照，和衷共濟而已。（六月九日）

西南與大局

合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曰西南，此地理之名稱也。合三省之陳濟棠，李宗仁，蔣光鼐，以及蕭佛成，鄧澤如，胡展堂輩，曰西南，此政治之集團也。隱然共樹一幟，自成系統，以與首都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相抗衡，於是西南若別有洞天矣。顧西南初非一體也；或曾與中央相打，或曾與中央相罵，或與中央從未相打相罵；有時而劍拔弩張，若勢不兩立；有時而眉來目去，若莫逆於心；有時而貌合神離，有時而神合貌離；蓋縱觀六年，橫覘三省，更透視其間事物，形形色色，雖欲頌爲一體而不可得。『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於是形成西南。

西南之稱，淵源遠矣。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已有數番興廢，九一八之前爲一局，九一八之後，送出若干『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分子，爲又一局；一二八之後，十九軍入閩，以迄今茲，爲又一局；夫亦極斗轉星移之變矣，顧謂非地靈人傑之故歟！最近數月，尤有聲有色；大鑼大鼓以援熱，乃兵未出

境而熱河已失，此一幕也；養精蓄銳以抗日，乃不及會師武漢而停戰協定簽字，此又一幕也；以協定爲承認僞國，斷送東北爲假定的前提，而電訴國聯，乃如石沉大海，反應寂然，此又一幕也；至昨日而諸鉅頭集議於廣州，事非偶然，必有圖謀，顧將爲如何之一幕，則待方來之事實爲證明。

今日何日，華北停戰協定簽字，可坐南京以妥協屈服，喪權辱國之罪；輿情悲憤，正是掀波作浪之機；日本躊躇志滿，暫不進攻，可謂外顧無憂之日；馮玉祥號召雜軍，揭竿察省，南北有遙相呼應之妙；疆域愈窄，饑軍愈密，粥少僧多，紛謀出路，是乃危機四伏之秋；時勢造英雄，有志者能不怦然心動乎？

雖然，今日究爲何日？我國是否猶爲國家，國際尙在靜觀之中，自此勵精圖治乎，自此內亂紛起乎，將爲國家評價之歧點也。四省淪陷，內治則收復可期，內亂則萬劫不復，此失土是否永失之關鍵也。日本既不遵約撤兵，並圖保全僞軍於關內，包藏禍心，靜以觀變；我治則稍戢野心，我亂則蹈瑕抵隙；是更深酷之外侮，惟視我國之是否自召也。國民悲憤於奇恥大辱，尤深惡痛絕於內亂，若上下相安，猶得同舟共濟，若以暴易暴，且誓與汝偕亡，此不可諱之國民情緒也。共匪跳梁，大局漸清明則匪

勢漸萎縮，時局愈紛亂，則匪勢愈滋蔓，此出民水火與陷民深淵之辨也。農村凋零，徐圖救濟則可望來蘇，益以兵燹則驅以滅絕，是安危存亡，及今日而猶有最後選擇之機會，強有力者其將何擇乎？

不以國民爲中心之武力統一與武力革命，皆爲傳統之迷夢，迷夢不醒，自速其亡；而國民所熱望者，循和平之途徑，謀國本之由危而安，國是之由亂而治而已。中央之於西南，頗有委屈求全之跡象可尋，西南之於中央，其將決策於今日之集會乎！（六月十日）

抗日諸將士

驅馳絕塞，苦戰經年，率數萬健兒爲國家求力保漠北一片乾淨土之馬占山蘇炳文張殿九諸將軍，先後繞道歐陸，負棹歸國矣。吾儕于此抗日英雄之重登故土，實所欣慰。遼吉繼陷，諸將軍絕處極邊，與中朝音問遠隔，實力單薄，糧械不繼，進與敵抗，如卵擊石，敵人視爲甕中之鼈，以爲唾手可得矣。乃黑省將士，忠義激發，氣吞河嶽，揮兵邁進，百折不回，以寡克衆，舉世震駭，黑省之人民，而亦賴此以苟延殘喘至一年之久，嗚呼烈矣！凡我國民孰不應五體投地以膜拜之，馨香而禱祝之耶。嗚呼！疾風而知勁草，世亂而識忠貞，借使兩年以來，不有大難，彼諸將士者，吾人亦惟儕之四川諸將之列，而等閒視之而已。彼東北健兒者，吾人亦惟有儕之于敲血吸髓之私人爭奪之爪牙而已。待至事變之來，乃使吾人知猶有諸將士，厥爲民族真正之長城，捨其生命，以衛疆土，此則豈特足以爲全國軍人之楷模，雖百世之後，其事亦將舉爲民族之光榮，國人不得一一弔其死而慰其生者，宜乎于此忠義將士之領袖重歸故土之日，蹤跡所至，歡迎之熱烈，爲空前所未有，顧藉此亦知民意之所傾矣。（六月十一日）